

# 南中曾祥鹏校长的光辉生平 下

还有一个是受伤的当地华侨学生，一共三人），没想到坐伤兵船到缅北，经五日长途跋涉在滇西入境，平安返校；否则，瘦弱的他很可能也永远倒在野人山中，在最后一段难得见到人烟的路上，担架队抬的是来历不明的财物，上千的伤员无人管，任其自生自灭。有三个侨商知道曾校长照顾的伤员是华侨学生，便主动把携带的毛毯、米、纱布、胶布等分一部分给曾校长，曾校长对该侨商一直怀着感激之心；而对从滇西入境的医疗队，则恨之入骨。

曾老师认为，从陈醒民校长主持的南光中学、华侨中学出来的学生，就总体而言，学业成绩不会比别校学生差；而在世只有18年的南华中学，也是如此，曾老师回国前打下了深厚的学业基础，他在云南保山县华侨中学参加初中毕业会考，就荣获本校和全县甲等第一名，曾老师高中前后只读一年，就以同等学历报考西南联合大学（抗战期间由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个



大学组成）社会系和云南大学农学院，都以优异成绩被录取；在云大农学院新生榜上还名列第一，他决定就读大师云集、被誉为“民主堡垒”的西南联大。当他去这所全国最难考取的联大办理入学手续时，他深切怀念恩师陈醒民校长。从大学二年级起曾老师就给报刊写通讯，为风起云涌的民主、学生运动留下可贵的历史资料，在李公朴、闻一多烈士纪念文集《人民英烈》中，《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》就是曾老师在闻一多教授被特务暗杀的当晚，根据大会记录流着眼泪奋笔疾书而成的一篇通讯。抗战胜利后，

在清华读大四时，任《清华周刊》复刊后第一任主编（总编辑），解放后清华大学复办社会系时，系主任袁方教授曾多方寻找曾老师，后来才知道已到国外工作。

曾老师在清华大学快毕业时，接到陈醒民校长来信说他当了山口洋总校校长，要曾老师回去接班。曾老师依依不舍地告别清华园，到香港办理申请入境签订手续。正值居港艺人即将公演歌剧《白毛女》，曾老师应邀参加小乐队，当小提琴手。1948年底，曾老师回到印尼，即被山口洋中华教育委员会聘为南中校长。

曾校长回到山口洋不久，就被选为山口洋中华教师公会主席、山口洋中华公会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主席等职。山口洋教师公会理事会通过曾主席提出的议案：在侨校读书的师生子女，一律免缴学费。曾老师以后在三宝瓏当校长、被选为中爪哇省中华教师联合会主席时，也通过该议案，在中爪哇省各会员单位推行该决议。南中除了执行这一决议，还对贫困的非教师子女学生酌情减免学费，山口洋教委会负责人对此

表示理解和支持。曾校长和一些老师有时还私下资助贫困生。

在曾校长的倡议下，开办了山口洋新华义务夜校，上课地点就在南中“阿答屋”教室，开始时只有一个班，学生约四十人，后来改在中华公学第一校上课，学生最多时超过四百人。目前在印尼坚持推广袁隆平杂交水稻的贝南龙先生，就在该夜校读了几年书，在夜校义务任教的有在职教师、南中学生、校友、社会热心人士我念初一时，曾校长给我们上“公民”课，是讲哲学，没有课本，曾校长在台上讲，同学们在台下记笔记，曾校长讲哲学深入浅出，生动活泼，比喻形象，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，而且容易理解、掌握和运用。在曾校长的教导和启发下，同学们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开始主动阅读艾思奇《大众哲学》等著作，进步很大。

曾校长注重言传身教、以身作则。每周六下午，班主任带领同学们在校园里或到两华运动场劳动，曾校长也跟着干。1950年暑假期间，以山口洋邦夏师生为主组成的“山邦旅行歌（舞戏）剧团”下乡义演，为当地侨校筹募教育资金，被聘为顾问的曾校长，也随团下乡，并参加小

乐队。歌剧团到斯古拉时，三发县菲岛斯县长正在当地视察，对歌剧团的义举表示肯定，亲自观看演出，并在演出结束后上台和歌剧团全体人员、斯古拉侨领合影。

我在当年回国热潮中回国，在祖国的哺育下健康成长，完成大学学业，最后成为天津大学教师。这还要感谢曾校长和老师们的培养和教导！

曾校长如今已八十四高龄，仍肩负社团重任，现任印尼山口洋地区华校校友会（广东）会长，彭瑞安教育福利基金会、倪秀龙教育福利基金会理事长等职，同仁们同心同德，团结合作，携手前进，使会务稳步发展。校友会（广东）近年每次改选，曾会长都提出引退，要求另选贤能，但都未通过，两个基金会也存在如何在继续正常运作前提下稳妥交班的问题。

曾校长心系哺育他十多年的印尼，特别是山口洋。从1992年起至今，曾校长夫妇应邀访问印尼十二次，参加联谊活动，并做咨询等参谋性质的工作。曾校长在中国的多位享受离休待遇的同事、朋友，到不少国家和地区旅游，而曾校长夫妇仍工作羁身……



图片来自暨南大学离退休工作处